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三 周景王二十年 晉頃公元年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食用幣伐鼓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舉正陽之禮則此月乃夏正之六月無疑

矣至是六月甲戌朔日食傳乃載太史之言以此六月為正陽之月請用幣與莊二十五年所言如出兩人之手以是知左傳雜引諸説初無一定之論後人惑於左氏不根之言而廢春秋經世之法此病甚大不可以莫之辨也蓋春秋自中世以後平桓僖而降王政益壞歷紀廢缺積不頒朔於諸侯夏國之人莫知適從如絳老之年虢童之謠與今茲魯太史叔孫昭子季孫意如各執一説莫能相下由歷紀壞亂閏

法不修時序紛錯有以使之然耳太史氏既知過分而未至為正陽之月則正陽當在首夏今乃指其所謂秋者為夏四時可屢變乎四時可變何分至之有哉此一節左氏之子孫門人假異說以符合隱元年書周正之誤誣矣

秋郯子來朝（郯已氏少皥之後）

傳言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以少皥氏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黄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

工以水紀太皡以龍紀少皡以鳯紀自顓頊以来乃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焉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夫所謂夷非夷狄其人也言周魯既衰典章闕壞而逺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盖録之也所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為言逺也或者遂以郯為夷國失之矣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胡文定曰林父之扵潞氏士會之扵甲氏荀吳之扵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密邇王室非所以別内外荀吳滅之與闢土服遠以圖富強者異以為春秋無貶愚以為書名氏書滅謂之非貶不可信二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葢以二強國之力廹而遷之非戎人侵犯王畧自外而竊居扵内也先是楚伐陸渾春秋謂其侵逼王畿書以惡之陸渾微種寄跡内地歴

歲滋久不聞為中國患而荀吳忽用詐計謬言有事于雒而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貳於楚則中國諸侯莫不皆貳晉實使之何獨於陸渾而有伐蓋晉之為政者利其富饒襲而取之春秋所深惡也趙木訥更云荀吳有肅清中原之功夫憑陵中夏者楚也晉歛手下氣而不敢問乃以滅陸渾為肅清中原不亦誣乎或曰則將存之乎曰徙而逺之不使混於華其可矣滅無罪之國焉得無貶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曰彗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左傳曰孛于大辰西及漢北辰者是為天極天之中也帝座居之妖氣孛辰為變大矣若為心為伐亦除舊布新之象申須梓慎裨竈以為兆諸侯之火災其言雖中亦巧發善億未為真知天者也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以子朝簒或是其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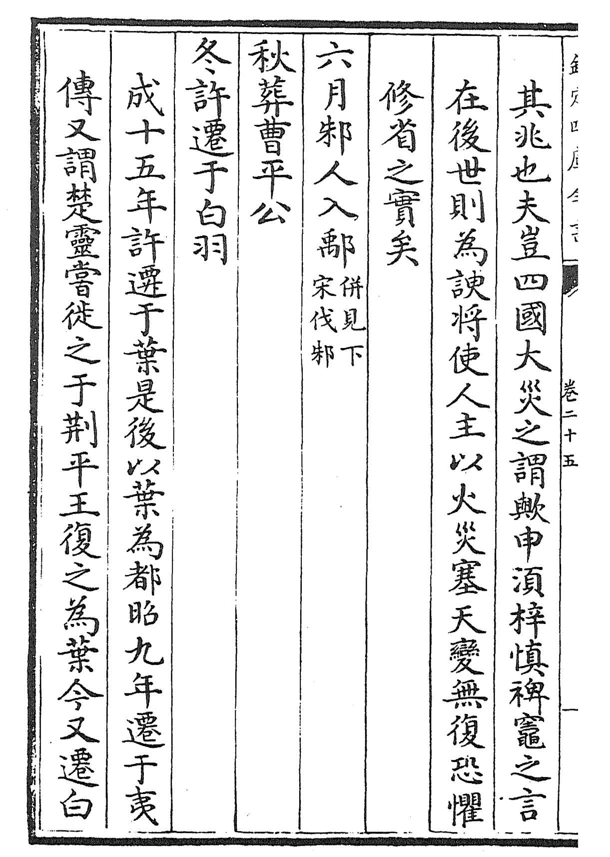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此以書一人字之故謂春秋進楚殆不然歟吳之書吳楚之書人有自來矣非始進始貶扵此日也吳之志常在扵輔翊中國楚之志常在於憑陵諸夏春秋每有取於吳爲中國而録之耳今戰于長岸傳以爲吳伐楚大敗不書敗録其向內之心也以其爲兵首故書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愚謂火災未足為孛之應也當時知天象者以星孛之後繼之四國之火往往傅會而為之說豈知星孛之應遠者十年近者數歲示人以象使之知所警懼安可指一事之偶應而遂謂上天譴告止於是而已哉是時諸夏亂亡已兆世卿强族脅制其上胥為不軌周室浸微大亂將作春秋降為戰國此



其兆也夫豈四國大災之謂歟申須梓慎裨竈之言在後世則為訣將使人主以火災塞天變無復恐懼修省之實矣

六月邾人入鄅（併見下宋伐邾）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是後以葉為都昭九年遷于夷傳又謂楚靈嘗徙之于荆平王復之為葉今又遷白

羽蓋五遷矣昔齊桓公遷邢及衛不惟遷之而又有以存之衛文公亦能勤儉苦節以自強其國至是猶存今許五遷而國益危傳謂葉為楚地楚人以晉鄭方睦恐以是召寇迫而遷之自是又遷容城不二十年許為鄭所滅楚固大不義許棄中國而從夷狄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鄟而書宋公

伐邾則與宋公之能討有罪也是時晉已失霸强陵弱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蕞爾小國間鄫人之不備襲入其國執其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伐邾盡歸鄫俘春秋以是故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趙盾之弑其君許世子止之弑其父傳者比而言之事實霄壤黑白之不同也盾秉政穿弑靈公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史臣歸其罪於盾宜也若許止則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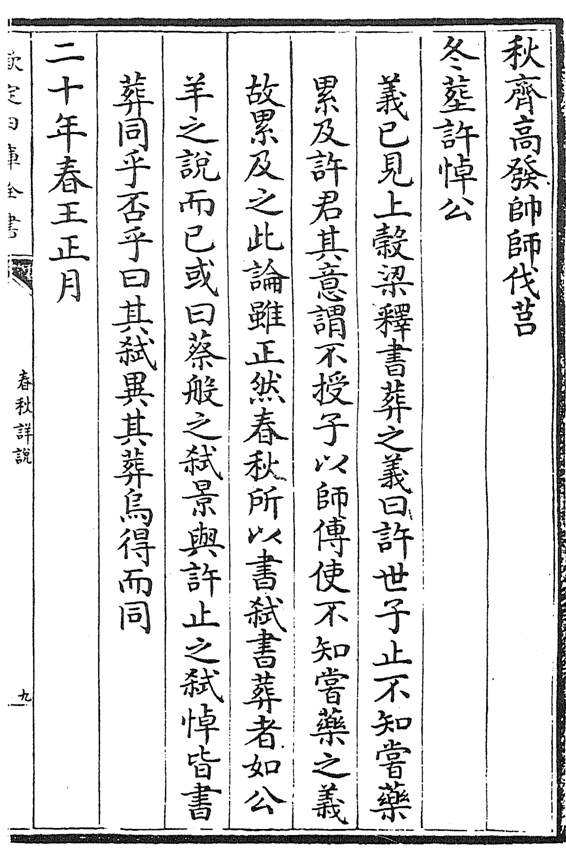
於是父非不慈於其子子非不愛於其父非若楚商蔡般逞瘯黜之憾而成滔天之惡也而春秋何至加以弒君之罪乎聖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不嘗藥而遂坐以弒君之罪必無是也歐陽子嘗論及斯事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進而不嘗三者坐當殊科深有疑於傳家之說而胡文定不以為然愚謂聖人之修春秋多因舊史之所已書而加以筆削趙盾許世子之弒蓋皆舊史已書聖人因之而不改所以

垂法於後世也有如許止之事意當時有疑其為弒者魯史得之傳聞著之於策聖人修經因舊史而不之革使夫為人臣為人子者謹於視膳嘗藥之事不敢以易心臨之所以垂事親之法夫豈謂不嘗藥者可坐以弒君之罪乎是故書弒於前復書葬于後公羊曰書弒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是君子之赦止也春秋之法賊不討不書葬今書弒書葬明止本無弒罪因侍疾不謹以陷于大惡公羊兩言盡之矣若夫

孟子所謂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此以言異端之學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胡氏持以證春秋用法之意其不得同歟蓋傳所謂春秋無將將而必誅者為其有欲弑之心而其事未成如公子牙慶父之所為是其事也夫豈非弑而目之曰弑而後儒之擬議春秋者乎盖魯史官因一時之傳聞加止以弑君之罪是時夫子年已長得之親見聞既因魯史而書弑於前復以身所見聞而書葬於後皆所以垂訓示後與趙

盾弑君大不可同日語矣胡氏解春秋每每拈起意誅二字謂止有忽君父之心以為篡弑之萌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鞅斯腹誹之誅流毒至於漢而未已其非春秋垂訓之本旨與蘓頴濵又引律文和御藥不如法者死此必非堯舜三代之法尤不可以證春秋學者於歐陽公之言胡文定蘓頴濵之說願加深思以求聖人之意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義已見上穀梁釋書葬之義曰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其意謂不授子以師傅使不知嘗藥之義故累及之此論雖正然春秋所以書弑書葬者如公羊之說而已或曰蔡般之弑景與許止之弑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即子臧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劉原父以會為待放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會蓋待放而非叛也公羊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益於世教然施之於叛者則恐未然當從劉氏之說會

蓋待放于鄸君不復之而奔賢於臧武仲之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故春秋録之

秋盗殺衛侯之兄縶縶則公孟義初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来聘

舊說盗賤者也襄十年盗殺鄭公子騑公子發盗則尉止之徒皆賤者故以盗書今殺縶者齊豹等輩豹為司寇位從大夫而亦書盗賤之也左傳謂齊豹求名而不得以為豹欲求不畏强禦之名為衆人除害而以身當之春秋不與之以名是故書盗愚以當時

之事而觀豹實怒公孟之奪其官邑率羣失職之人起而為亂殺縶逐君彼自快其私怒耳何名之求哉此舊說也胡文定以春秋歸獄宗魯是以書盜其義精當從之宗魯者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禄也聞齊豹將作亂而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

俱死而死不足録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琴張聞其死欲往弔之夫子語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葢齊豹犯上作亂之罪顯而易見宗魯食姦受亂之罪微而難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猶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殺皆宗魯之為豹不足誅而宗魯深可誅胡氏之説有得扵聖人之意傳注不能及此矣縶者衞侯之母兄以疾故不得立預聞國政怙權而名亂以是殺身書衞侯之兄譏衞侯不能

閑制其兄使之預於國政縶見殺衛侯幾以是失國縶不足責其責在衛侯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案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盡殺之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母弟以為質公亦質華向之子已而討之華向奔陳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耳華氏自督以來世為亂族鮑之

簒弒諸華之力居多挾功專横黨與盤錯虎視中國蓄謀在亂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啟之致三畔同日而作幸而討之克華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讒將加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内外合勢以叛春秋先書三卿出奔著君臣之俱失道及華向入於南里始以叛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未嘗加人以叛逆之罪至衛孫林父之入戚始
以叛書華向繼之自是始有書叛者書入書叛誅姦
之極典春秋不輕用也華亥向寧華定首禍於國討
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叛狀既
著春秋始以叛書若魚石欒盈雖自外而入原其始
本無欲亂之心春秋不以叛辟而加之也彼為意誅
之說者欲以不叛為叛非弑為弑非聖人意也南里

宋國城中之里叛者内外合勢入而居之莫之能禁至於城舊鄘以為守宋其危矣前是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宋彭城今華向入於南里書入宋南里危宋也叛者入其腹心討之而不克則宋為華氏有矣是故危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穀作東義又見二十三年

案左傳東國者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楚有讒臣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使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不能正也東國繼往又殁焉春秋後先書之閔蔡也穀梁子曰王父死焉父死焉已不能仇又從而奔之春秋書以貶其義正二傳不能及

公如晉至河乃復

令夏士鞅来聘叔孫為政季氏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鞅怒以為皐已故公如晉復為所卻明年而執叔孫皆以是故盖季氏久畜無君之心故外交强國以脅制其上是時晉頃愈弱大夫之權愈盛魯之强家晉之列卿比而為惡皆叔末之世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悼公之討魚石也以諸侯之師圍彭城春秋書以

美之令華向為亂晉荀吴齊苑何忌衛公子朝皆以師救宋共討華向于南里而春秋略之不書為其有畏於楚討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竊霸權號名天下令宋大夫為亂於内楚乃從而羽翼之背施忘義利人之難而代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然宋之强族華魚向鱗自彭城以来世為亂再有討芟薙幾無存者而宋得以

少事視魯之季齊之田晉之智韓趙魏日為亂而其君付之無可奈何者有間矣春秋詳著三叛之始末嘉宗討叛有成功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義已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不及期也不及期不如禮也王葬不書此

一不如禮而遂書以景王不早定繼嗣身死而亂作是故特為之書所以貶也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

王室亂

前此子頽之亂子帯之亂春秋不以亂書今而書王室亂此出扵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盖有變生扵一時而不足以致亂者春秋之所略也變生扵一時而足以致亂是故聖人變色而書之曰王室亂夫豈特識叔鞅之言而已哉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

子朝以長庶而求襲位名體淆亂諸夏莫適所從當是時周有兩天子其為亂與頽帶之事異矣蓋劉單之所守者禮律之正而尹召所挾者景王之邪志以邪志而為治命是故亦足以惑人非劉單之所守堅確介衆之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于亡此春秋所以變常法而為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氏曰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單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其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劉單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之未足故再書以著上下之舛逆論固正矣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似非經意之所在也下不以上卑不以尊者其常也下之以上卑之以尊事之變其常者也自昔聖賢處世或蹈其常或嬰其變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為期為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者王朝之大臣守正而不

撓者也景王崩繼嗣未定尹召探其君之邪心欲立子朝劉單據禮經立太子之母弟猛劉單所擁者為正則尹召所立者為邪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與其居天下之至難任天下之至重變而能不失其正也周公之於成王伊尹之於太甲以其所當以也以其所當以乃大臣職分之所當為而以為擅廢立挾天子專國柄愚以為非春秋意也愚非擬劉單于伊周以為大

臣當艱難之秋任託孤之寄當以伊尹周公為法也若夫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為王也成其為王而必名以著之當是時不得不名也不名無以見其為立之正而示别於子朝也居于皇出也而不書出王者無外在皇猶在國也出不書入而書入不書入無以奠王於位也或曰君以名見臣以子書何歟曰天子之宰不以名見者常也始立之君而書王書名變也宰不名與其以天下自任也君必名著天位非

庶孽之所可干也君以名見臣以子書常從其常變從其變之義也王城者槪洛城而言也已入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王與子朝分國而處也餘義見下敬王入於成周

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也敬王立義見下居狄泉

三年之喪通喪也故天子諸侯未踰年皆稱子皆名皆卒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杜氏謂悼王未即位故書王猛誤也葢已即位未踰年景王雖葬不及期而葬亦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說故悼之居皇也書王猛其

卒也書王子猛卒不書王無以示别於爭立之朝書王而名之子之以其立未踰年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季氏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樂王鮒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

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卒無所與姑豹之子也至是坐邾訴為晉所執范獻子求貨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吏人與叔孫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其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烏乎魯有賢大夫如此而魯昭不與共圖國是坐視賊臣之脅制以至於死亡亦可哀矣

晉人圍郊

案左傳去年冬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

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此始書晉人圍郊郊者近畿之地子朝據之晉為王討而圍之此王事也而春秋書辭若此何哉蓋是時王猛死敬王立中外未知立之當否晉師在郊莫有為王致力者子朝乘之而入是秋敬王有狄泉之出書晉人圍郊譏用師之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靈之滅蔡忍於為惡者也楚平之復蔡偽於為善者也復之而猶專制其國其志猶在于利可取則將

復取之矣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皆平所為蔡雖復猶不復也春秋備書以著楚人之亡狀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大讎未復而朱與東又入楚而不返蔡之受屈於楚亦極矣其後昭侯亦以事見拘久之乃免事吳以求報卒以吳師入郢復其父祖四世不共戴天之讎朱與東愧之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義已見十四年

郊公之立正也而庚輿篡之今庚輿為國人所逐而

郊公復入春秋於郊公之出之入皆略而不書微之也在喪不戚亂臣持以為之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或曰忽突相為出入春秋猶備書之令郊公之出入皆略而不書何耶曰忽突之出入非為其可書而書因事垂法不得不書也録意恢為其死也奔庚輿著其虐也略郊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公羊於是戰也曰春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又曰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公羊於夷夏之分懇惻痛切有得於聖人之意但以直敗而為言則拘矣蓋是役也楚為戎首驅六國之君與之俱伐吳春秋畧楚而不書不與楚以主中國之諸侯也或曰虔既主之於前日今不與棄疾之主之奈何曰虔求之於晉而晉許之責在晉也今棄疾未嘗求之於

晉而强驅諸侯以前是故春秋惡之略而不書若六國之君自與吳戰所以誅楚之專制諸侯也中國亦新夷狄云者指晉言也晉無意中國而吳人曰以攘楚為事則晉可狄也公羊以春秋之略楚而知春秋亦當黜晉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許序于頓沈胡之下賤其為夷役也胡沈之君以戰而死不書卒而書滅不與之以死難也陳夏齧以獲書賤也或曰春秋前既進吳書吳人矣今而以號舉何哉曰為中

國患者楚也今未能翦楚之豪末而先殺二小國之君亦春秋之所惡也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劉單復立其母弟匄是為敬王至是立已踰年尹氏秉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王居狄泉以避之是時嫡孽兩爭一王城之内而有東王西王之分名體不正將無以一海内之歸趨故敬王雖失位而春秋猶書天王而無所貶所以别子朝之為僭王也不

書劉單以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以者獨任其事不假他人力之稱也前日王在諒陰劉單獨任天下之重外無諸侯之援則劉單之以王事之不獲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踰年晉師又興則劉單外假大國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後之為大臣者有挾定策功久專國柄以此致禍敗而殺其身累其家如霍光徐羨之等輩由不明此義也

尹氏立王子朝

書尹氏立朝尹氏一人之私也尹氏以世卿預聞國政不書其官不著其爵而以尹氏書氏云者一人之私也王位天下之公器惟正惟嫡得在此位尹氏以其所私而立朝是為尹氏之朝而非億兆人之所同戴是故敬王雖在狄泉春秋正其名體曰天王居于狄泉子朝雖得入王城竊大號春秋削其名體曰尹氏立王子朝母弟之立為正則孽子之立為邪春秋

於是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奔書法詳而不厭垂大

公以示後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曰何言乎有疾乃復殺恥也昭公七如晉至河

乃復者五意如實譖之也而昭公不知引賢人以自

近深思所以為保位之計乃數如晉而不嫌其為卑

數為所卻而不自以為恥身墮强臣術中而未悟者

也然春秋之書之不惟貶公實亦責晉由晉君不君而季氏得以售其險謀肆行而罔忌晉深為可責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

婼至自會公羊書叔孫舍至自晉今從之

意如見執於晉以莒故也叔孫見執於晉以邾故也意如在晉譖其君以免其身叔孫在晉抗節不撓晉之諸大夫敬而憚之旋亦歸之其執雖同所以得釋則異故意如至自晉春秋去其氏所以誅也叔孫至

自晉春秋書氏以別於意如蓋褒之也是時魯國猶有一叔孫大節凜然足為社稷之衛使昭公能舉國以聽之必不至有乾侯之禍劉原父亦有取於公羊之書氏曰可褒而褒乃聖人修經之本旨呂東萊乃不以為然謂原父為鑿夫春秋之一字為褒貶叔孫與意如俱執于晉其歸也或氏或否此書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得謂之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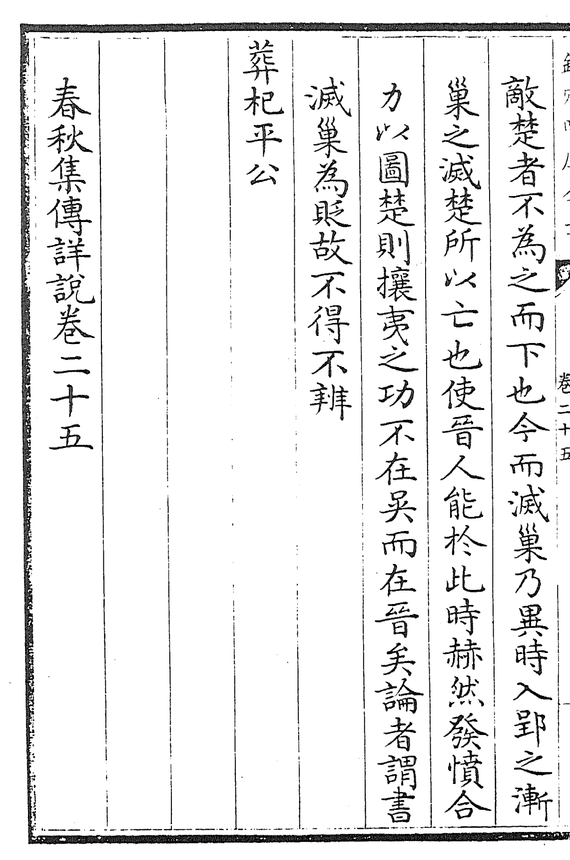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書吳滅巢或曰貶乎曰有書滅而非貶者此類是也為其能復諸樊門矢之仇而録之也諸樊之死春秋書法特異録其為中國故死于難也死難者見録則滅巢者必無貶嗟夫吳以中國之故父子兄弟歷三世與楚為敵自晉人苟求宴安以霸權委楚而吳之



敵楚者不為之而下也今而滅巢乃異時入郢之漸巢之滅楚所以亡也使晉人能於此時赫然發憤合力以圖楚則攘夷之功不在吳而在晉矣論者謂書滅巢為貶故不得不辨

葬杞平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六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四 敬王三年 晉頃九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此為王室而會不書譏其無勤王之實也案左傳會于黄父命諸侯輸粟于周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

侯踵二文鄭虢勤王故事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而其事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子頽子帶之亂皆在惠襄踐位之後王位既定頽帶特為亂耳亂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悼敬之立皆在危疑之秋特以太子母弟之故揆禮宜立劉單奉以為君而中外未能盡孚也晉人至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立于乾祭而詢于介衆欲以知二立之當否衆論惟允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晉尚然而況於海内之人乎劉單

處此豈不謂之甚難乎主少國疑外無晉鄭虢三國之援内有毛召尹三族之爭後先五年更勝迭負使劉單不能以宗社自任中事斂却則子朝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論者猶以挾天子令諸侯少之愚不知其說

有鸜鵒來巢

公羊曰記異也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故書或曰鸜鵒來巢事之細者必書何邪曰禽鳥逐氣而遷戾氣

所至妖亦至焉魯之地素無鸜鵒今而有焉是陰類之爽其常者也先儒以天津杜鵑而豫知曲學之誤天下則春秋書鸜鵒來巢之意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此以公孫于齊連文故言聚衆以逐季氏雩不必用衆用衆所以戒武何事於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或曰魯昭將討季氏子家以為不可既而果敗然則季氏必不可討乎曰天下事固有必不可為者亦有猶可為而不得不為者若魯昭之討季氏猶可為而不得不為者也意如内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强大夫視篡弑猶覆手耳昭之討之實有不容已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若謂其無故啟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曰否則將如何而可乎曰顧所任何如耳意如雖恣睢不道而叔孫昭子剛毅挺特不與季孟

同其歸趨魯國之望於是乎在使昭公推誠而任之舉國而聽之則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為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雖魯之賢公子未嘗預聞國事公將討季氏驟以語之子家以為不可宜也蓋季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為侍人相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是以取敗若曰政在季氏久遂付之無可奈何而聽國事之日趨於下

則非忠臣之言也故季氏當討非昭公所能討

齊侯唁公于野井

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昭公自始即位季氏即間之於晉五及河而不得入及是失位去魯知晉人之不足仗故孫于齊次于陽州深有望於齊侯之拯也而景公徒行虗禮之唁今日取鄆明日圍成又明日為鄟陵之會卒不能為公圖所以入非其力之不足誠不在焉故耳人以

窮歸我我荅之以偽如是更四寒暑高張再唁禮意頓衰幾欲麾而却之公乃之晉景之不仁甚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公之伐季氏也昭子如闞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奔敗鬷戾所為也以傳考之蓋三家合其力以逐君昭子毅人也必不與聞其議而家教不行於司馬致其助亂此昭子所以内慊祈死而即死胡不戮司馬以明己志更為

公思所以為返國計乎嗟夫使斯人而不死與子家共謀納公必不至遂殞于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春秋繼公孫而書婼卒言婼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以魯昭故如晉卒于行春秋之書之録其有討亂之心也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恤而元公乃能為魯昭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誅逐華向者而誅魯之强家非天資明毅視天下之惡猶已

之惡豈能及此晉頃齊景視此當有愧色據傳意如甞妻元公之女相與爲姻婭而公毅然欲爲魯討賊不顧其私親尤人之所難此所以見録扵春秋歟卒于封内而猶地録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以居昭公春秋不書爲公故取諱之也夫以魯之君居魯之邑而鄆人不受命必待齊人爲之取之也此春秋所以諱也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

所屬齊景有意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名與國納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已責前以此而誤燕今復以是而紿魯勇於義者不爾也或謂春秋嘉其取鄆是故爵之此目其人而貶之也奚其爵義又見三十一年取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

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胡文定乃曰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吁論則高矣而非春秋存公之本旨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季氏既逐其君春秋又從而絕之是逐君者無罪而君可絕也蓋次于陽州

為公諱奔而亂臣之罪有不待誅斥而見矣然以自
孫自次爲文者亦譏公有以自取也書齊取鄆見魯
君之失民心待强國之力而後得之非絶公也書公
居于鄆公在乾侯正所以存公于魯而繫臣民之心
而曰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無乃非聖人
書法之本旨乎
夏公圍成
成魯孟氏邑也而公用齊師以圍之圍之而得猶爲

不武圍之而不得其恥滋甚春秋書公圍成著公之急近利而昧遠圖首禍者意如預於亂者孟氏為昭公之計當貸畔徒以離季氏之黨今乃先以成為討所以堅二家附賊之意而公無返國之日矣蓋齊人取貨于季氏巧為此謀景與昭墮其計而不之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或曰衛獻公甫去國孫甯即立剽而預于會今魯昭公雖失位而意如不復敢為已甚其猶有悔罪之意

乎曰否以季氏平日之無忌憚亦何所不為而周公魯公自樹立其國者典章猶在亂臣雖欲為孫甯之所為勢有所不得也或以為齊景取鄆圍成會鄟陵有以伐其無忌憚之謀是不然齊景懦而少斷子奪制於臣下彼季氏固有以知其無能為奚憚焉今為此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歲月魯賂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為善不勇故嬖倖之臣得以入其邪說是行合三小國會且有盟欲何為哉魯君所以栖

遲于郢困躓于乾侯齊景之聲音笑貌有以誤之也

春秋備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也昭王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言王位已定尹氏所立者篡而非正也至是書天王入于成周尹召毛以王子朝奔楚言王入而朝出以一入一

出而辨内外明正寞春秋所以存周也不書京師而書成周京師以衆大言成周以朝廷言敬王由狄泉而成周故書法謹嚴若此或曰狄泉在王城之内王未嘗出也而書天王入于成周何也曰成周者王者之居朝廷所在也自朝廷而言則狄泉為外書入所以奠王于位也始書王室亂著亂之始至此書入著亂之平入王于周而諸夏始有所宗矣嗟夫劉單二子之所遇亦難矣乎當王猛之始立二子以王出入

難矣而未甚也及王猛立未幾而卒又立其母弟名體未白中外猶疑二子獨以身而當之存亡安危繫於一髮不謂之甚難可乎當周之既衰大臣以宗社自任若劉單者幾人哉春秋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以王猛入矜其所遇之難所任之重書以與之非責之也及是書天王居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劉單之以之所以正嗣王之名體釋劉單之重權以為時當艱難則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為嫌王位

既定則當退安人臣之分而思所止前後書法輕重
抑揚皆出聖人之特筆其垂法示後之意深矣杜元
凱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下都下都者瀍水
東也傳不見有徙都之明文葢王城者洛陽城也前
此王猛雖入扵洛城與子朝分東西而處今子朝逋
去敬王乃得奠王位正朝廷之體故言入扵成周王
城槩洛都而言成周以朝廷而言初無徙都之事大
率王城成周乃京師之異名入于王城未能正天子

之位故曰入于王城既正天子之位即云成周入于成周正王位也義又見三十二年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劉單之以王猛以之正者也以居于皇以入于王城春秋矜其難而許之以大臣之節尹召之以王子朝以之不以正者也故其立書立其奔書奔立之罪之也立之而又挾與俱奔春秋所以誅也此書法一以字在劉單則為襃在尹召則為誅特以其所輔者正

與不正而已茍立之正者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責其專廢立則立之不正者又何以加之罪乎奔義已見成十二年周公出奔言周之篡賊楚不當受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義已見前公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弒之光即闔廬

弒僚者公子光也而稱國以弒何哉吳讓國也僚獨不讓以是召亂故稱國以弒此稱國以弒之變例也

吳雖越在蠻夷猶有太伯之風壽夢之子長諸樊欲

以位而讓其季弟札為其序在季乃以授之次弟餘祭將使餘祭授之夷末夷末授之季子夷末未終季子逃而去之則夷末當以授之諸樊之子則光也夷末負長兄之夙約而私以與其子僚之立雖有父命實乃簒也於是光弑僚而代之光雖有弑君之罪而位乃其位故春秋略弑賊之名氏併見夷末父子取非其所當有其著義甚明也烏乎以此垂訓猶有受位於其兄而殺其兄之子併及其弟而以天位私於

其子者豈不痛哉

楚殺其大夫郤宛

此讒人費無極所為也楚平事虔而弑虔立比而弑比懼羣下之圖已爾費無極使之伺察羣臣自太子以下國中之良無得免者昭王繼之猶不悟其姦郤宛又以是死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是會也據左傳令諸侯戍周且將納公范鞅取貨於季氏辭小國而以難告愚謂戍周王事也不當與魯事俱出令納公霸討也不當與王事俱會諸侯晉比無賢君權移於强族之大夫既不能翊成周之危復不能拯魯君之困姑合二事以為會誠不在也亦徒具文而已矣春秋於晉宋衛三大夫皆名以序之言其罪之有在也宋衛之君鋭意納公而祁犂北宫為士鞅惡言所怵逡巡引還此所以皆在可責三小國

無能有為故皆人之人之者微之也嗟夫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邱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所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我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不悟抑亦愚矣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讋内盜之膽而齊晉之祚猶可延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来奔

邾庶其畀我来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来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夫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是時公孫于齊居于鄆諸侯之人莫不切齒季氏之逐君意如乃待討之人略不知戒懼納諸叛人以濟厥父之惡三十一年黑肱以濫来奔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故春秋書

納叛人書叛人以地來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公居于鄆者凡四公在乾侯者凡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存公于魯而繫臣民之望正季氏無君之戮亦以大責天下方伯連帥而不能為魯討賊者也舊

史乃魯人諂季氏之史著公之罪絶公於魯豈能拳拳屢書以存公為事以為因魯史之舊文者過矣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責晉也齊不能納公猶能致其恤患之文至晉則拒而不受晉其狄矣春秋晚年狄晉公羊子所謂新夷狄者晉其首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来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野井之唁虛禮也鄆之取成之圍郭陵之會虛惠也公猶朝夕立於齊廷而弗悟及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公於是始悟其早已至是高張来唁稱主君以致命比公於大夫公始去之而之晉其去亦已後矣嗟夫晉之諸大夫亦齊之梁丘據晉頃之懦而無立視

齊景有過之無不及焉去齊而之晉去晉而復適諸
侯必無有為魯君討賊者矣此春秋之叔世降而愈
下桓文之轍跡埽地無餘豈惟魯之病之舉天下之
人皆病之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為之也季氏間公如乾侯誘其民使之

遺而歸已春秋之書之誅季氏也論者多歸咎昭公之失民愚曰不然昔司馬氏以篡竊之餘過江百年而民之思晉者如舊魯以周公魯公之遺澤豈不足以固結其民昭公在鄆曾幾何時而百姓忍於叛而去之此季氏凶威之所脅非民之罪也亦不可以此盡責其君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存公也或曰前此居于鄆歳首不書公在今

而書之何耶曰鄆魯鄆也公猶在魯之境内是故歲

首不書必如齊如晉至而後書如公之至于國中也

今鄆為賊臣所誘以去公露居齊晉之間於是歲首

始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以頒朔也歲序更新吾君

失守宗祧越在他國之境書公在乾侯若公之猶在

國中也所以教天下後世為人臣者當國家多難人

主播遷常如威顔之咫尺其上盜賊亂竊不能為之

移奪夫然後無愧於人臣之常分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定公立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介于中國夷狄之間桓公之霸也甞為中國用非楚之與國吳闔廬既弑其君又怨徐人之納亡公子以是伐而滅之吳實無道與王僚之滅巢其事異矣書滅徐貶也徐子章羽不能死以守逆而求免焉凡國滅而奔者不名徐子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

逆吳奔楚僅為偷生計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意如魯之賊臣也晉人欲伸其霸討乃先與之為此會春秋之書之責晉也誅荀躒也晉自悼公因羣卿而得國好惡予奪悉出羣下孫林父逐君立君身負天下之大惡悼既不能討乃更列之於會直置其君而不復顧自是以来諸侯之大夫不復知有君犯上

作亂益無所憚重以平昭頃庸弱相繼晉遂失霸失其所以維持世道之具也若季氏者自宿及意如外交晉大夫倚以為援專制魯國怙亂逐君魯昭在外六七年晉人復以奨林父者而奨意如悼實啟之晉定公者不知其何如主傳謂其將以師納公其亦有志於名分者范鞅荀躒復從而沮止之意如魯之罪人晉將伸其霸討躒也乃與之為會既會之而後與俱見公黨亂臣而抑其君昭公之辭愈無以自伸卒

死于行矣愚每謂春秋降為戰國始於晉悼成於平昭極於頃定名分埽地國與之俱悼實始之夫既亂人之君臣已之君臣亦從而俱亂悼何以辭其責讀春秋者惑於左氏之浮辭譽悼過其實不得不辨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頃為扈之會將謀納公沮於范鞅晉定始立即欲以師納公沮於荀躒荀范惟貨是狥而二公不能斷

以己意赫然發憤召會諸侯與俱問意如之罪非其力之不足權移於下動為所制有志不獲伸也或曰意如之往乾侯也子家子勸公與之俱歸衆從者持不可是時意如身至乾侯既伏其罪公可以歸乎曰此躒意如之本謀也公在外請於一二大國猶將有討一歸魯國則意如掌握中物雖歸不能君矣傳載子家所以告其君者乃曰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乎夫以一乘入於魯死生禍福皆制于賊臣是豈特一慙

而已矣以慙而歸尚可得而歸乎此魯史謟辭未必果出於子家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義已見襄二十一年昭五年

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左傳所謂三叛人名者也黑肱不書邾闕文也賤而書名所重在地此傳者之說愚謂春秋有書名以著其節者有書名以著其罪者以地叛君惡之大者故書名去族以正其

罪非重地也正其以地叛君之罪也不以叛書為魯諱也左傳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以齊豹殺公孟春秋書盜為求名而不得三叛人以地来奔為欲蓋而名章豹志於為亂本無求名之心三叛人以地来奔彼固不求其名蓋春秋書名以正其罪耳然是二言者實有得於春秋用法之意在當時固有求名而不得欲蓋而名章者矣如宋督從君于死而不與之以死節之名求名而不得名之類也趙盾預

弑其君欲避首惡之名而卒麗於首惡之罪欲蓋而
名章者也此類甚多不悉舉乃若公羊所紀邾婁叔
術之事謂春秋通鑑為國以存賢者之後齊東野人
語耳姑置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氏謂在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闞者魯

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迨今六年因諸闞遂入之先公墳墓所在而以取書志賊臣拒命公欲入而不能得至用衆以取之耳前書取鄆圍成此書取闞皆所以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皆致其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

此著夷狄之迭為盛衰也吳方抗衡荆楚睥睨中夏而越已議其後矣自是吳楚越鼎立不相為下乃中

國自治之歲月而齊晉二大國皆為强臣所操中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强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耳諸侯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義盡於此諸

儒之論有以為貶者恐未然也盖京師之與成周皆尊名也自周家盛時已有成周之號高郵孫氏乃云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比以王風黍離降從國風之説詩春秋取義不同不必强求其合春秋之作主於尊王諸侯城成周亦人臣職分之所當為夫豈以是故而同周於列國乎或曰一京師也而春秋所書曰王城曰成周曰京師何歟曰自諸夏尊天子而言謂之京師自天子臨制萬國而言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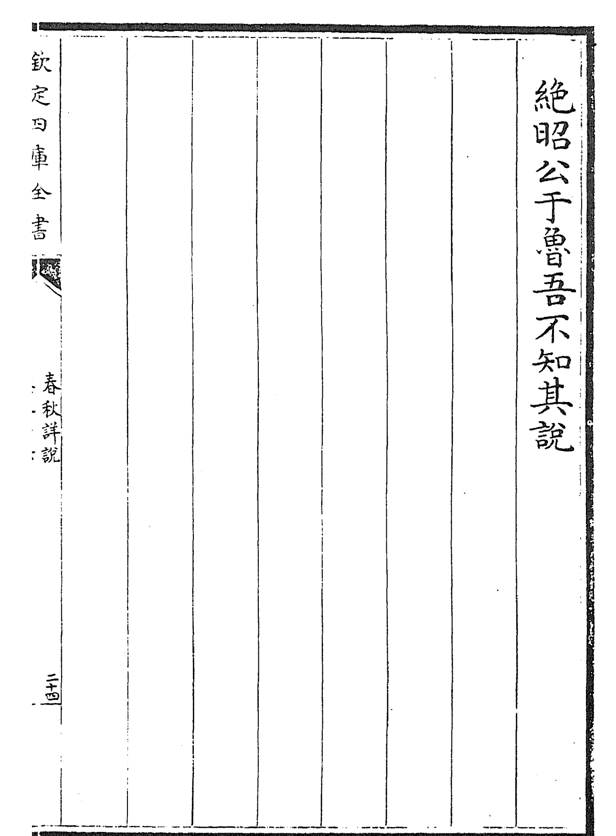
王城自朝廷百官王宫宗廟所在而言謂之成周隨所施而當京師王城成周一而已矣似非襃貶之所在或又謂瀍水東為下都敬王既定子朝之亂遷都瀍東是為成周前已辨之敬王遷都傳家初無明文成周者京師之異名何下都之有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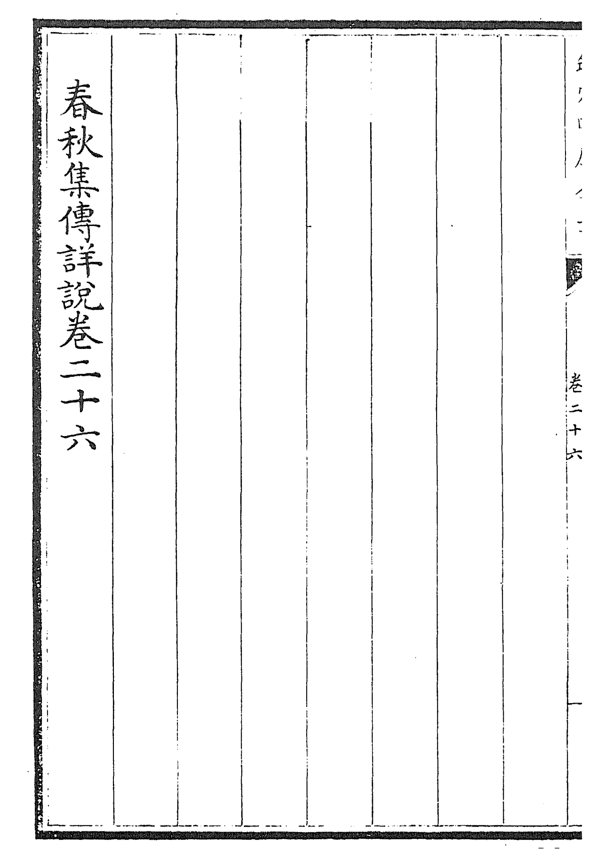
昭公習於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為知禮者而在喪不慼娶同姓而不以為嫌大本不立浮文雖勝於

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魯思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也當是時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出奔終於不復蓋有幸不幸存焉二君中才庸主初無以大相遠也又以後世之事而言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元魏敬宗之戮爾朱榮與後周高祖之誅宇文護皆奮自獨斷不謀之臣下彼非不知其事甚難有濟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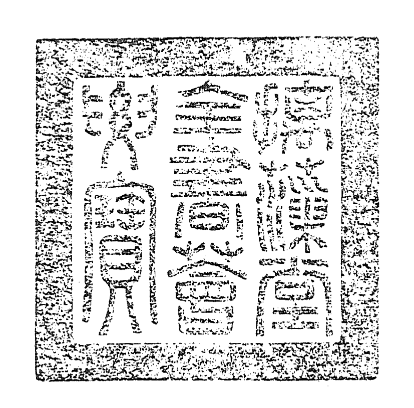
而廹於宗社之存亡死有不避後周討之而克天也
元曹以是殞厥身盖亦有幸不幸存焉故君子不以
成敗論事使昭公能正身端本委任忠賢不與近習
小人共其謀慮季氏猶可耡也必謂意如秉政數世
有臣有民逕欲置之不問則非為人子孫纉祖承家
之道也愚觀夫子平日言論與春秋始終書法于昭
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盖深責晉人之奬亂臣而抑
其君使昭公至于此極也胡氏謂書圍成書取鄆為



絶昭公于魯吾不知其說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六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五十九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七　宋　家鉉翁　撰

定公上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立是歳晉定三年

元年春王

穀梁曰不書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胡文定曰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

所命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
定公無正或曰子惡之弑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
秋猶書正月今昭卒定立季氏立之而春秋不書正
月何哉曰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
頒於國中者也惡死宣簒是雖為簒而魯猶有君今
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
氏自以為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是故書王
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明正朔非

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此春秋特立之變例前所未有也公羊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愚謂春秋明義討賊終始如一豈有習其讀而不知其罪者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仲幾不受功執之是也而春秋有貶辭何哉穀梁曰不正其執人扵尊者之所也愚謂霸討當用之扵外而不可施之京師魏舒韓不信當以仲幾之罪告于王王命之執乃執之而歸於司冦夫然後盡人臣之義今執之京師不請扵王不歸扵司冦此用霸討扵天王之側無王也仲幾不受功無王也晉大夫之不以王命執仲幾亦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畧晉大夫之罪此聖人之

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前日書會諸侯書城成周言諸侯各率其職而城王城也今執宋仲幾而書京師尊京師而正晉大夫無王之討也京師衆大之區天王在焉陪臣專戮而弗請是故書京師以正之彼謂定哀多微辭其不然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二君者變也昭公之喪以是月稅轄定公即以是月即位是一歲而二君也故

春秋書前公之喪至與後公之入立以示其變著魯國非常之禍亦以見定之立非所當立而立也春秋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以為預聞乎故桓宣是也若昭公之薨於外雖非弑死而其禍視弑無以相遠謂之正終不可也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而書即位以其簒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意如逐君君既死於外又廢君之子而立其弟廢其所惡立其所善廢立由已罪大惡盈中國無王莫之討

之而定公之立則非所當立而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敢當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篡亦何遠哉春秋書公即位從桓宣之例絶之名教夫豈與之以即位之正哉喪至六日而後即位見乎奪遲速惟賊臣之意春秋書之亦以誅之也沈子以為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其常也定所以立非此之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君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乎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不見特於昭公為大有警動於臣下者此論得春秋書我君之意為人臣子者當有味於斯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公薨於外魯之大戚而意如以為獲神靈之祐為煬立宮煬者伯禽之子廟之毀久矣賊臣以其私而立之推其無忌憚之心其何所不為使定公强於自立登進忠賢與之共謀魯國意如猶可翦也叔孫昭子不以豎牛恩已殺之如狐豚定公視叔孫其亦有愧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者以此十月為夏正之八月以冬為秋必不然也

古今地力無以相遠五穀成熟之時大率相似夏正八月稻粱秷穜之在田未收者尚多隕霜何以不殺他稼而獨能殺菽乎如使今茲八月隕霜稻之華而未實者皆損必無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之理以是而觀則此十月當是夏正之十月菽豆也孔穎達疏以為耐霜之穀夫所謂耐霜云者為其見冬而猶存今楚蜀之地豆有得霜而飽熟者正穎達所謂耐霜之穀穎達魯人其言如此是知中原之地有此耐霜之

菽為十月霜所摧以是為異耳

丙戌九月十二日瀛野降霜屋主人趙器之兄弟自野外而歸云霜降蚕豆盡損予問云豆何以至今未收曰此豆方欲結實被霜所損今不復可實予又問云此豆結實當在何時可收器之兄弟云若不損十月半可收予因書其事示諸朋友俾知穎達之言信而可徵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此雉門災延及兩觀也魯國僭天子之制雖成王所賜而夫子每不謂然是故修春秋明王法數致意於此如卜郊用羽及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皆是也子家語昭公曰諸侯之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乗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制也不言成王所賜蓋所賜而得用者特郊廟之事及後世子孫無所不僭蓋有出於成王所賜之外者矣書雉門

及兩觀災因災而著其僭制也

秋楚人伐吳

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書災于上書新作于下言當天災之後宜加貶損而又增崇之是以譏也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淄其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

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書新作貶之深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傳皆不言其故說者謂意如不請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及河乃復愚以為未得其情也夫意如所以死昭公於行擁定公以篡皆晉大夫為之羽翼晉君木偶人耳豈能以意如為怒辭魯君而復之乎盖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

之一切惟己之聽昭公惟不能堪所以陷於大禍定公俛首下氣苟焉以君位自居僅克自全而國非其國矣至河乃復者意如之所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子即位未踰年甫葬其先君即與魯大夫爲會迫

於魯而出非獲已也三十二年黑肱以濫來奔邾日
益蹙是以為此盟魯君不躬往而使大夫會之是將
為叛盟計耳春秋書邾人之喪繼以仲孫之盟責魯
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而見襃貶者齊晉兩召陵之師也齊桓以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有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而必往夫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公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是會左傳以為蔡侯所請是時王命不行已久晉政亦衰夷夏之君翕然來集者十有七國此出於人心同外楚之意而晉

君不能君其臣各為其私計有處十有六國来會之意春秋深致其貶義甚明也是冬蔡侯以吴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學者知柏舉之為襃則知召陵之為貶也

附見聞之師曰蔡昭侯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吴子貴蔡侯也是義也穀梁知之故於東國之入楚而曰王父誘而殺焉

父執而用焉已復奔之春秋是以貶正謂大讎未報而朱與東以楚為歸是以責之知朱東事楚之為非而後知昭侯敵楚之為是此春秋微旨之所在論者不過謂滅蔡者楚虔復蔡者棄疾今不當報之棄疾之子殊不知楚之復蔡復其名而制其實大讎未報朱與東又繼死於楚昭侯亦將不免此其所以勵復讎之志春秋所深與也平王不能致憾於犬戎魯莊不能致憾於齊襄春秋所深責

以是起義而垂訓故復九世之讎者滅國也而不以滅書蔡先君受毒於楚若是其烈為人子孫者所當自力以圖報夫豈曰事已易世而非已之責乎左傳謂昭侯以羈留之憾而有請於晋吳以為是役失春秋録蔡之本旨故不得不辨義又詳冬柏舉之戰

及五年歸粟于蔡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此蔡人以晉之命伐沈而滅之也春秋書於會之後

盟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會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為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滅國之罪或曰沈子惟不屈是以死社稷名之何哉為其從夷也沈為夷役舊矣今諸侯皆向中國而沈獨附楚名之所以夷之也然蔡不自知其危滅人之國而殺其君為晉之快不仁甚矣其後雖有大功於中國而不獲令終良以是夫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晉人大合諸侯而不能成尺寸之功書侵楚所以徵之也但前乎此王人與於會者皆與諸侯同盟此劉子與會而不與盟故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志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遠涉敵境危之故以月致

劉卷卒

案左傳卷即蚠也自王室有難以來劉單皆書子實行宰相事今其卒乃以名書春秋必不然疑脫一子字陳止齋曰劉子定内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八國之師伐楚俄而劉子卒春秋蓋深悲之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春秋特書其卒所以褒也愚謂合十八國未必皆出於王命然劉子當艱難之秋擁立二君外排羣醜卒安宗社是以有大功於王室入春秋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見其匹故特書其卒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義併見下柏舉之戰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用師于鮮虞春秋既狄之矣自是以来楚勢少戢而晉終不能以安中國為事今三以師伐鮮虞棄百年之霸業逐一方之小利若晉君臣可謂無復羞惡之心矣或曰春秋於其始伐而狄之於再伐三伐而不復狄之何歟曰下文書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崇蔡侯進吴子所以黜晉霸而儕之於列國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是役也吳子興師救蔡春秋不以救蔡書爲其所闗者大救蔡之義不足以盡之也亦猶晉文救宋而不書救以城濮之戰闗扵夷夏之盛衰救之義不足以盡之也書蔡侯貴蔡侯也書吳子進吳子也書楚人賤之也城濮之戰柏舉之師春秋褒之而無貶也論

者以一及字而為拘妄引傳文汩經旨殊失春秋攘夷安夏褒功罰罪之意故不得不辨或曰吴强國也蔡弱國也小不以大弱不以强今吴敗楚師而春秋書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何哉曰此大蔡侯攘夷之功而黜晉霸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成績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志復世讎請于晉不遂請于吴遂以吴師伐楚敗而入之為中國刷數十年之積憤為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讎其功

大矣其事偉矣春秋特見之書法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非録蔡侯而何非進吳子而何春秋書以師者三惟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為襃桓十四年宋以三國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皆貶也雖然蔡非吳之與國所以一請而遂從則以子胥故耳子胥欲復其父兄之讎蔡昭侯亦欲復其父祖之讎其精意至義足以動人悟物是以闔廬信之為之空國以行吳師雖强非昭侯子胥挾其大勇以為之先豈能

建立成就如此之偉乎或曰昭侯隱太子之子憤楚人之殺其祖戕其父毀其國起而圖之固義之所不容已然禍蔡者楚䖍復蔡者楚平事歴三世讎其可解乎曰父之讎子必報無時而可解也况楚平之復蔡雖復其號陰制其國蔡之二君曰朱與東入楚而不返昭侯亦見拘三年以賂得釋復之之德輕以䖍滅之之禍重以酷仇人之身雖殞而仇國猶在不報之於楚將誰報乎傳者謂昭侯以一裘一佩之故為

楚所拘返而沈璧於河誓言必報此非深知昭侯愚
觀春秋書法所以録昭侯者甚大為其能挾大義復
世讎為中國攘夷刷恥有晋人所不能為者是故貴
之若曰逞羈留之憾志於必報是特一朝之忿一夫
之勇春秋何取焉學者試以是觀之

楚囊瓦出奔鄭

自楚昭繼世舉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
至内外離畔莫有鬬心楚由是有入郢之禍令國破

君逃囊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於柏舉既敗之後繼書囊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事而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前書吳子褒之也此書吳入郢舉其號以貶之也穀梁曰何以謂之吳狄之也何為狄之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其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故反其狄道也愚謂吳太伯

之後不與楚同楚夷也無可霸之理矣吳猶可霸也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莊共靈以来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聲動于遠近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喜諸侯之能歸粟亦喜蔡人有以受諸侯之粟也歸之為言出於人心之所同不待勸勉而各以粟歸也蔡出攘夷之大功諸夏敬而服之因其饑且以備楚之故國内虚咸致粟焉前此諸侯有災盟主為之會諸侯如澶淵歸宋財之比者有矣然必待盟主命之非出於人心之所同今歸粟于蔡小大一心人無異意春秋是以貴之杜氏以為魯歸蔡粟非

也當從穀梁義

於越入吳

杜氏以於越為發語聲非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愚謂於越者蠻夷之本號書於越賤之也前此昭五年三十二年越見于經不書於越自是至春秋終皆書於越賤其為楚用也吳以中國之故興師伐楚越乘其虛而入之實為楚故是以為春秋所

賤據傳秦人大興師救楚使子蒲子虎將而前不書亦夷之也論者謂凡救皆善其義踈矣盖攘夷天下之大義攘之者國雖小而必録附之者國雖大而必誅此春秋治夷狄之常法也或者以越人自更號如楚之前荆後楚是不然楚之名大于荆其僣而更之也於越之名陋於越乃蠻夷之本號討之是故賤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或曰翬之死不書討之也遂之死去族亦所以討也

意如之罪視翬遂無以相遠而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為其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翬之弒隱遂之弒惡桓與宣預聞乎弒故不以討賊責之而書即位以絶之今定公之立雖非預聞乎逐君者而懷賊臣之私遇忘君兄之大讎不惟不能討而所以飾其終者加厚於他人故春秋卒意如以大夫之常所以志魯定黨賊忘君之惡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義見四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自許鄭為隣國鄭人朶頤於許幾二百年矣蓋自隱十一年鄭莊率齊魯伐許入之猶懼王誅之或加入之而不敢遂以為有俾其臣與許叔分國而處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内亂許叔因之以復其宗社許之毒於鄭其來遠矣成三年鄭人一歲再伐許春秋狄

之書鄭伐許令中國無盟主諸夏罔所依憑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翦大嶽之後鄭之罪大矣春秋前既狄之此復重有討焉或曰春秋於滅國皆罪滅之者不罪滅者蔡之滅沈鄭之滅許皆兩坐之何也曰滅國者固可罪而從夷者亦可罪也許與沈皆始終從夷而不自以為恥者也書名以歸義其在是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案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周鄭為出師蹂王畿之六邑晉人命魯討之則王事也而春秋書公侵公至其辭畧殆有貶也初鄭莊得許以讓隐公公不敢受鄭亦不敢以為已有令鄭人以許為滅公之侵鄭實為爭許討其不專為王事出師歟既不能拯許於已亡亦不能為王敵愾憧憧往來何益哉而斯與何忌乃如晉獻俘以王命征不庭不獻俘於王而獻於晉又春秋所惡也吁鄭人滅同盟之國又與亂黨侵陵郊畿舉中國之大莫有能聲

其罪而討之者世變之降遽至於此公羊子所謂中國亦新夷狄者凡此皆其事也

附見是歲天王避儋翩之亂居于姑蕕明年劉單以晉師納王王入于王城春秋不書豈無意乎東遷而後天王四出始者惠王以子頽之難而出其出其入皆不書為王諱也及襄王以子帶之難而出書出不書入悼敬二王以子朝之難再出再入春秋詳記而備言之且曰王室亂言其亂形已兆

猶幸其出而能入也至敬王以僭嗣之亂再出遂不復書始之不書諱之也終之不書非諱也葢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以自振於是為之廢書是時中國失霸夷國並興强臣世大夫怙亂相煽晉齊魯宋皆有危亡之證而王國大亂相仍無以表正中夏春秋胥為戰國矣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義已見上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春秋書執行人皆罪其非所當執而執也皐鼬之盟無能有為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不改於舊乃反執其使蓋晉之諸卿惟賄是從賄所不及禍隨之耳然使祁犂挺然自立如叔孫婼之在晉彼范鞅雖賄若我何哉

冬城中城

穀梁以為三家張公懼而修内城夫三家所以専魯非由城郭之不治甲兵之不繕正由君失其民季氏

收而有之亂作於内無以為扶救策雖繕完何益哉今家臣内叛蕭墻之患少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於任賢植本布德宜民城非所先也春秋書城中城譏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取鄆以居公本齊景之善意鄆潰而取以自歸則為利也齊之取鄆固非而仲季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

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為之也春秋書圍鄆不書伐齊為景公諱耳景公不以鄆為已有卒而歸之魯春秋所録也季仲氏同惡相濟則春秋之所惡也比而書之所以誅也義又見八年九月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鹹于沙此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晉君不君六卿為政霸權盡失楚敗幾亡吳雖勝而無紀環視一世可與言霸者景公一人耳而景也見義不為乃欲乘機以襲霸無是理也夫所謂盟主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之所難然後有以服人而成其霸業魯昭為强臣所逐景公雖為之取鄆圍成為鄟陵之會辭曰納公卒不能有所為而遂已令天王避僭

嗣之難出居姑蕕且二年矣景復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强人之從我非其心悦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蓋景公之賢大夫惟一晏子雖從容進規多所補益而未嘗身任國事豈能如管仲之於桓公狐趙之於晉文君臣同心以安中夏攘夷狄為己任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以經而言執其行人加之以兵脅而與之盟脅盟也以傳而言齊求于衛衛侯畏晉私于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與之盟盖盜盟也脅盟且猶可鄙而況於盜盟者乎齊以詐而求盟于衛衛以詐而同盟若是而得諸侯曷如其已也嗚呼若景公者徳不及秦穆而才智出晉襄之下雖天資和雅可與為善而朝無一君子共圖國事欲踵桓公之遺烈難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義併見公兩侵齊

魯昭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令昭死定立意如已迄天誅乃忽興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是時齊人已得鄭衛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為此役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或曰齊人已得鄭衞欲求魯而不可得是以興西鄙之師啟釁者齊也公之報之亦是理之當然而春秋自正月至三月再書公侵公至若有貶焉何哉曰齊之伐我爭諸侯於晉也我之侵齊至于再將以是深交於晉也伐者固非侵者亦未為是也前日昭公在

難齊猶能為之取鄆圍成會鄟陵稍見其恤災之意晉人漫不加省黨季氏而死其君於外者晉也定公與其從齊不猶愈於從晉令也自正月至于三月再以師侵齊此以遂季氏之私於國何有而況是時意如已死斯之羽翼未成定公儻能倚齊以為外援季氏可翦而魯國猶可為也不知出此而汲汲焉事晉惟季氏之所欲為而强家之燄暫戢而復張矣惜哉

義又見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或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書救何哉曰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狥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以内交於季氏而非為宗國宗社計也春秋是

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霸者之師所貴奉辭伐有罪伐其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夏為之聳動當伐而坐視不必伐而輕舉則適所以召侮焉耳鄭有大罪二滅許也僭翩之亂乘而侵犯王畿無王也晉人視非己事不復加詰令以其從齊動大師以伐之又因而及衛皆以從於

齊故當王事則屬之魯當已事則親帥以前是故春
秋不與之以霸討動大師而書侵貶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始逐君者季孟氏也公在鄆而伐鄆者亦季孟氏公
已沒而侵齊圍鄆者亦季孟氏也今為晉侵衛斯與
何忌復共總兵以前春秋前後聯書以見二氏比而

為惡共握兵權以脅制其君不若叔孫氏猶有昭子之風不盡同於季氏也其後陽貨執季斯復以孟氏之救而免若何忌者其季斯之死黨春秋比而書之厥有旨也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傳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公羊亦曰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皆以為正

僖公之逆祀愚竊有疑焉盖自僖至定凡五世矣謂陽虎欲以升閔降僖而從衆人之望似非時事之所先且從之為言以後從先之義謂從祀為順祀亦未必合春秋書法之旨蜀前輩馮公山獨為之說謂昭公薨於外季氏喪之不以禮既絶其兆域使不得同於先君其主久未得從昭穆而祔於廟及是陽虎將有討於季氏始以昭公主從祀太廟盖欲著季氏之罪戮之以快魯人之所同欲是故書從祀此馮公山

說也得春秋從祀之旨矣或曰從祀正也陽虎為之正乎曰季氏追仇其君於既死之後葬不以禮祔不以禮定公不能正舉國之人皆不能正虎以家臣而正之使其心純乎為義而非有他志固聖門之所許而虎之志則在於為亂是故春秋書從祀于前無譏也而繼書盜竊寶玉大弓於是乎以虎為戮矣

盜竊寶玉大弓

或曰子前謂家臣亦魯國之臣季氏為非家臣得而

正之是不可以畔言也今陽虎以盜書何耶曰家臣而正大夫固不可以畔言也不能正大夫而踵大夫之惡則不得謂之非盜也左傳謂陽虎公山不狃叔孫輒謀去三桓而更其處已執季斯且將殺之孟氏救之而免陽虎戰不利入公宮竊寶玉大弓以出遂據讙陽以叛公羊則云季氏逐君之後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執季孫奪而取之意如竊之於公虎又竊之於季氏虎實踵意如之惡春秋所謂盜意如與

虎皆是也意如以死故畧虎以賤故不名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為事之最重而當書而聖人惟書竊寶玉大弓而季斯之執之釋畧而不書盖以季氏實有當討之罪惜陽虎非討賊之人耳虎得寶玉大弓不以歸之公府而欲載之以奔是以知其志不在公室亦盜而已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七